

鄉 桃

盧 嵐
劉志俠合著



鄉 挑

劉志俠
盧嵐 著



百姓半月刊出版

鄉眺

作者：劉志俠 盧嵐

出版：《百姓》半月刊

香港駱克道三七七號福基大廈三樓C座

五十八九一三八九一 五十七五七三七二

總經銷：《百姓》半月刊經理部

香港駱克道三七七號福基大廈三樓C座

五十八九一三八九一 五十七五七三七二

印刷：聯藝彩色印刷廠

九龍葵涌葵豐街華業工業大廈B座一樓

〇一二六七一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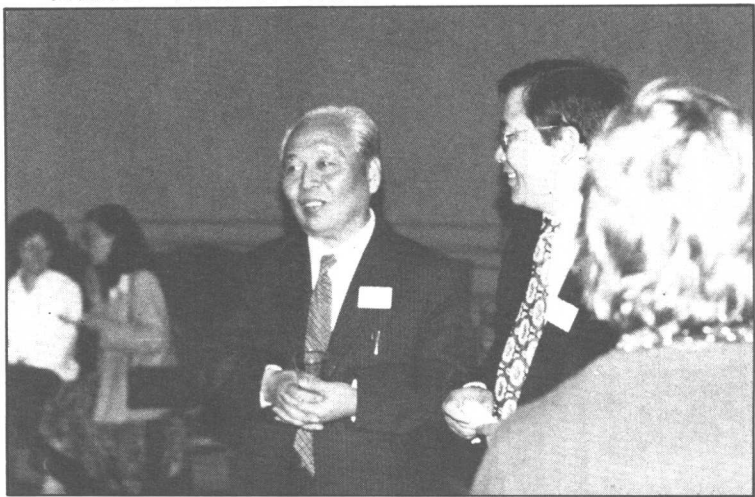
封面題字：墨僧

封面設計：馬龍

一九八三年九月初版 定價港幣十九元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吳祖光在「中國抗日文學研討會」上。(1980年6月)



巴金會見法國讀者左起：高行健、李治華、巴金、孔羅荪、徐遲、
李小林 (1979年5月)

馬烽在「中國抗日文學研討會」上。(一九八〇年六月)



中國作家代表團攝於「野草書店」門前。中排左起：
劉白羽、艾青、馬烽（一九八〇年六月）



前言

這些年來生活在外國，總是告誡自己，要多點瀟灑，少點鄉愁。地球是人類共有的世界，所謂民族、國家，不過是某些人自尋煩惱，劃地爲牢的發明罷了。有人常用「去國」、「漂泊海外」的字眼，但是海外不是沒有空氣的月球，環境可能比海內，甚至香港還好。爲什麼不能學遠航的水手，浪盪江湖，四海爲家？

然而，翻閱一下近年我們所寫的一些文字，卻發現內裡有不少關於中國的東西。看來我們像所有海外中國人那樣，是一把特製的琴，每當弦上彈出中國的音符，總會引起異樣的共鳴。瀟灑只是逃避現實的一個藉口。

自幼受到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讀書人，大都養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思想，似乎國家興亡的重担，全壓在自己肩上。我們也無法例外。只是多年來，面對另一種文化，逐漸也就明白了，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偉大理想外，還有很多美好的事物；譬如生命、愛情、友誼、自由，譬如陽光、鮮花、美酒、佳肴，都值得人們去追求。人在成爲英雄之前，首先是一個喝奶的嬰兒。

當一個人的眼界從理性擴展到人性以後，自然就會從人的角度出發，把人放在第一位，凌駕於君臣、社稷、主義、制度之上。人的生活是否幸福，也成了判斷是非的主要標準。

這個集子的文字就是圍繞中國人這個中心寫成。第一部份記錄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作家在法國的活動情況；第二部份是多次回國旅遊所見所聞及所思。這些東西是這幾年斷斷續續寫下來的，多少也留下了中國這個時期巨大變化的某些痕跡。但是，最主要的是抒發了我們對神州山河的慕愛，寄託了對故國人民的思懷。

劉志俠

一九八三年五月·巴黎

目錄

前言

劉志俠

一

第一輯

中國，通紅的眼睛

劉志俠

一

中國訪法作家印象記

盧嵐

一七

追求生命開花的巴金

劉志俠

三〇

華國鋒訪法雜記

盧嵐

三七

在巴黎看京劇

盧嵐

四五

訪法中國作家與抗戰文學研討會

盧嵐

五三

巴黎「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文學研討會」

劉志俠

六四

講真話的中國人

劉志俠

七八

杜多區的西藏喇嘛……………盧嵐九五

達賴喇嘛訪法與回歸西藏問題……………盧嵐九八

共同語言問題……………盧嵐一〇七

第二輯

歸國小記……………盧嵐一一四

我相信明天……………劉志俠一二六

鄉眺……………盧嵐一三六

從上海過杭州……………盧嵐一四五

再訪杭州……………盧嵐一五六

小鎮的早晨……………盧嵐一六四

中國，通紅的眼睛

劉志俠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日星期三下午七時卅分，巴黎下着一場遲來的雪。風很猛、很涼，預示着這將是一個不平常的寒夜。我們踏着濕透了的街道，一步步向蒙巴那斯大廈（MONTPAR-NASSE，五十六層高，巴黎最高樓宇）附近的弗納克（FNAC）書店走去。今晚，從上海來的巴金在那兒會見法國讀者。此時此刻，我們的心很不平靜。

一個海外遊子，是無根的浮萍。一滴雨水就夠它搖晃，若連番風雨，該是多麼淒愴。記得七五年末到七六年初，那時中國烏雲密佈，我們每天抱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翻開《世界報》，找尋中國新聞。每一段消息都是那麼令人氣餒，就像往我們心中塞進一把把石子。午夜夢迴，盯着天花板的街燈藍光，久久地想念着親人，想念着朋友。然後又在黑暗中昏昏沉沉睡過去，讓夢魂飄向遙遠的家鄉。周總理逝世消息傳來後的一個星期天，我們在康碧蓮（CAMPIEGNE）森林散步，踩着戛戛發響的枯枝，追逐着離羣的野鹿。突然，我們中一個人開腔了：「這森林多美，要是能在附近買一間農莊多好？」「好極了！」於是我們興高采烈地開始討論：要怎樣的房子，多大的田地，養幾頭奶牛，栽多少菓樹，欄柵上寫不寫「內有惡犬」，門口放不放

兩頭賣府那樣的石獅子……陡然間，談話中斷了，兩個人一起掉進沉默的深淵，一聲不哼繼續無目的的遊蕩。你知道嗎？我們的思想又飛向萬里外，縱有華廈萬間，又怎及得上故鄉一座小磚房！

平地一聲雷，四人幫垮台了。我們像瘋子那樣搜購回所有能買到的報刊，法國的、英國的、德國的，又打開收音機，追蹤全世界電台的報導，守在電視機旁等候新聞節目。不敢相信呵，終於等到這一天了！直到北京發出正式的消息，我們的心才真正放下來。隨後兩年，又不斷傳來的好消息。我們弄來了一大堆中國遊覽指南：北京、杭州、上海、兩廣、西南、西北，應有盡有。我們要回祖國去，看看久別的親友，看看錦綉河山。

今晚，巴金將帶給我們祖國的信息。我們的心怎能平靜下來？

「巴金熱」

提起巴金，一定要先講一下法國的「巴金熱」。這股熱大約是一年多前開始的，首先是他的小說《寒夜》法譯本出版，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走過橫街窄巷的小書店，也能夠看到這本書擺在櫥窗最當眼的地方。至於大書店，更不用說，往往是擺在進門當中的書架上。巴金——《寒夜》，《寒夜》——巴金，一時之間，巴黎所有書店都貼滿了大張大張的廣告招貼。

後來法新社駐北京記者訪問了巴金，發出全世界第一篇關於這位劫後餘生老作家的報導，所有法國報紙都轉載了。隨後，法國電視台去年末派人到上海，為巴金拍了一套電視片。觀眾可以看到微笑的巴金，在女兒陪伴下，與孫兒嬉戲，還看到巴金在書房中回答記者的問題。這

一段訪問，成爲這套由幾集組成的電視報道的最高潮。

到今年初，又有巴金兩部作品接連出版了法文譯本：《家》與《憩園》。連同《寒夜》在內，共有三部巴金小說法文版在十二個月內相繼面世。這是一個奇跡。要知道，法國人在文化上頭頗爲自負驕傲。這也難怪他們，對上兩年，他們人才輩出，詩歌、小說、戲劇、散文、文藝理論及批評，都留下大批吃不完的遺產。有這麼好的老祖宗，自不免產生了一種不自覺的文化排外情緒，甚麼都是自家的好，舶來品很難在這兒吃得開，翻譯小說銷量極爲有限。

但是，巴金這三本書卻不同。除了擺在各書店的當眼處外，報刊上還有大幅的廣告，這是不尋常的現象。因爲法國書商有一個習慣，出書後，先擺在書店的新書枱上，幾天以後，假如少人問津，這本書很快就被收起來，銷聲匿跡了。反之，一旦有一定銷路，就會開始在各大報刊上做廣告。法國的廣告費昂貴得嚇人，一段四五行字的小廣告也要五六百元，只佔一個拇指頭那麼大的位置。像巴金小說廣告那樣佔一個大方塊，當然很厲害了，而且每張重要的報紙及文學刊物都要登，費用可想而知。這些廣告是讀者數目的真正寒暑表。事實上，廣告一定帶來新的讀者，這樣循環不息，銷數不斷上升，廣告也愈來愈大，暢銷書與冷門書的兩極分化也因此加劇了。

還有，一位法國朋友告訴我，一批熱心的文化界知名人士，今年第三次提名巴金作爲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他說，中國實在值得，而且需要這麼一個獎。諾貝爾獎往往不是第一次提名就能當選，也不是一年落選永遠落選。一般需要兩、三年時間考慮。除了作家作品本身的價值及成就外，還要看這位作家在歐美的影響。因此，出版英、法文本就幾乎成爲必備條件。

據他說，巴金現在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當選的希望甚濃。

這股「巴金熱」現在仍然方興未艾。在這上頭，適逢巴金本人到訪法國，整個法國文壇爲之轟動。出版《家》法文版的費拉馬翁（FLAMMARION）出版社，特別在今晚安排巴金與法國讀者會面。

熱烈的座談會

座談會在巴黎最大的書籍超級市場弗納克會議室舉行。這間房子像一個縮小的半圓型梯級教堂，大約有百多個座位。我們到達時離原定開會時間尚有半小時，但室內已經人頭湧湧，還有不少人找不到座位，站在後面及兩側。但是參加的人仍不斷陸續到來，很快地，梯級及講台前的空地都坐滿了人。到最後，不少人擠在門口無法進來，只能惦着腳尖從人縫中往內打望。小小一個房間就這樣擠上了兩三百人，其中約有三十位華僑，大多是青年。

在聽衆對面，是一個很矮的講台，上面一排椅子，最前面兩張矮桌子分別擺着巴金三部作品的法文版。

場內氣氛很熱烈，人們在紛紛交談。我隣座一位老先生問我：「在哪裏可以找到《家》的中文本？」他說《家》的時候不用法文，而是用中文，可見他是研究過漢學的人。他補充說最近去過一趟北京，往書店找過，但撲了一空。我曉得前些時候，巴黎鳳凰書店（PHENIX）還有一兩本。剛好該店一位職員今晚也來了，坐在我們後面。我轉身向她打招呼，問她還有這本書沒有。她說：「早就賣光了。現在很多書都不夠供應，我們跟北京說過很多次，但分配給我

們的總是不夠，一下子就銷光了。」再過去一位帶眼鏡的壯年法國人插嘴道：「話又說回來，在巴黎買中文書，比在北京還方便哩。」

八時四十分左右，巴金先生進來了，會場上响起熱烈的掌聲。這次由巴金作團長的中國作家訪法代表團的其他成員，也出席了今晚的會議，他們是《文藝報》主編孔羅荪、詩人徐遲、巴金的女兒及一名姓高的翻譯。

各人坐下後，首先讓攝影記者拍照，一時間閃光燈噼啪不停。我趁機觀察一下巴金，他穿着一套深色西裝，結領帶，身材不高，一頭白髮，帶一副黑邊眼鏡，比最近報刊登他的照片顯得還年青。在強烈的聚光燈下，面頰不算紅潤，但絕不憔悴，精神很安詳，七十五歲的老人難得有這樣的好身體。在他左邊的孔羅荪身裁健碩，臉色紅紅，兩眼很有精神。他長期担任上海作協黨組工作，是少有的「又紅又專」的作家。相反地，徐遲則比較瘦削，所穿的西裝也似乎大了一點，手中拿着一個金色的新新助聽器。最側坐着巴金的女兒，年紀似乎很輕，很瘦削。穿着長外衣，披一條印花絲巾。後來在介紹中知道她叫李小林，在上海出版的《收穫》雜誌社裏任編輯。她在整個會議過程中，除了非常留意她父親一舉一動之外，還不時掏出小本子作筆記。

看着這四位代表團員坐在那裏，我不由得從心中發出一聲感慨：「他們多幸運！——十億中國人，能夠到外國去一趟的有幾個？而作為中國知識份子，他們經歷了解放後一個又一個的運動，在打倒一切的文革中吃盡苦頭，竟然能夠逃過厄運，縱然還不是神采奕奕，但總算平平安安坐在那裏。回頭想一下，中國有一些受過高中教育的學生，到廿多歲連電唱機還沒有見過，

更不用說到國外見世面。在歷次運動倒下去的知識份子，根本不可勝數。上天並不是絕對公平的，但是它不會教世人絕望。這就是爲什麼每次劫後，必有餘生。對具體的人來說，這裏面有運氣，但也要靠每個人自己努力。雨果說：「活着的人，是那些奮鬥的人。」中國人民永不絕望，永不低頭！

會議開始了，首先由《家》的法譯者之一李治華先生介紹各人以及巴金的生平著作。隨即由聽衆自由發問。巴金在回答第一個問題前，先講了一段開場白：「我參加今天這樣的集會還是第一次，心情很緊張。我首先感謝安排這次集會的出版社。我給你們帶來中國人民的友誼，中國人民把法國人民當成朋友。希望你們在各方面，包括在文化戰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代表團其他成員也來參加這次見面，要是我回答不出來，他們會支援我，所以我的膽子就大了。」巴金的普通話帶着很濃的四川口音，相當難懂。

最初的問題是關於巴金早期思想的形成及演變，尤其是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巴金像祖父向孫子講述多年前舊事那般，侃侃而談。他指出自己當年受「個人奮鬥」的影響，他的個人信條是「大膽、大膽、大膽」。他認爲自己寫出那麼些作品，全憑這句話。

傷痕與陰影

正如我所預料的，這種學院式問題，很快被其他更具現實意義的問題所代替，而首先是集中於文革時巴金本人的遭遇。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的反應非常冷靜，很可能他已經回答過外國記者許多次這類問題，心裏的氣早已出過。我自己很反對這類問題，因爲喚醒別人心底的夢魘，實在

是非常的殘忍。

巴金答道：「文化大革命最痛苦的是思想上的折磨……他們說我的作品全是毒草，初期我很緊張，還相信自己真的沒錯。因為我要求自己嚴格，當然我像別人一樣有缺點。後來我看出這樣批判不過是形式的。雖然他們喊『打倒巴金』，但我當他們演戲。所以我的身體一直很好！」回到家裏重聽錄音的時候，我發覺這幾句話，充分表現了巴金的讀書人傲骨。他不僅沒有在暴力前折腰，反而表示輕蔑。不是親歷文革的人，絕對想像不出這場浩劫如何殘暴。我們遠在海外，也聽到令人不寒而慄的例子。某大學停課去搞運動，才過兩天，就傳出消息，三個教師不約而同在前一夜上吊了。讀書人求死，不是軟弱，而是爲了抗拒強加給他們的污辱，保住最後做人的一點尊嚴。一個老教授，每天守在家門口，一見到戴臂章的紅衛兵經過，便撲通一聲主動下跪，自己放飛機。一位女教授到飯堂打飯，見到同事不敢招呼，只是不斷流淚。這還是人的生活嗎？四人幫罪該萬死！

以巴金的名氣，他受的苦難一定如高山大海。在回答其他問題時，他偶然也漏出一些文革時的遭遇。例如，他在回答「你看什麼書」這個問題時，說：「我什麼書都看。在五七幹校時沒書讀，就拿但丁的《神曲》慢慢來背。」一個寫書的人沒有書看，這是多痛苦的事情。正好有一個問題是關於痛苦的：「我看你的小說，尤其是法文版這三部小說，以及聽你談及不久前的迫害，經常發現『痛苦』這個字眼。請問，你認爲痛苦——我不是指逆來順受或者犧牲——包含甚麼價值呢？」巴金答道：「我無法從哲學角度來回答。」你怎能要求一個飽受痛苦的人，站在超然物外的立場，以抽象語言來談論痛苦呢？如果巴金在講述文革經歷時，從他臉上看不到一點恨，那

麼他一定把整個民族的痛苦，深深藏在他那廣闊作家胸懷中。等到他日寫到白紙上，只要那麼一丁點，就足夠把他的筆尖像蘆葦般震斷。

法國老舍專家巴狄，向巴金提出老舍死況的問題。巴金的神情突然變得非常陰暗，但是他的語調仍然保持平靜：「關於老舍之死，今天我還與人談起，這件事我不大清楚。我在他去世一個月前，在一個會上最後看到他。我們兩人都在主席台上，沒有想到一個月後他就死了。就這件事看，可以肯定他是受迫害死的。相傳他是自殺的。我這次出發以前看過老舍夫人，他全家人都住在北京，身體很好。老舍夫人畫了一些畫，我們帶來送給法國朋友。老舍夫人正在整理老舍遺作。雖然我很想知道老舍之死的真相，但又不敢問她，怕她傷心。」在這利那，透過他的黑邊眼鏡，我似乎看到老舍先生臨死前那雙茫然的眼睛，偌大中國，容不下一個讀書人！

巴金接着說：「老舍是解放以來工作最勤懇的作家，我們出發前，看過他的《茶館》的演出。這是一齣很好的戲，「很多外國朋友也看了。現在正準備出版老舍文集。」他旁邊的孔羅荪接話說，現正在籌備把《茶館》搬上銀幕及螢光幕。

我們爲曹雪芹的悲慘晚年而嘆息，不少人因此爲文對封建社會大加鞭撻。那麼對於眼前老舍的死，又該把甚麼提到歷史的法庭前呢？

老舍平反了，家人得到安撫，劇本再度上演，遺作正在整理，三月號《人民文學》發表了他的自傳《正紅旗下》。但這一切對活在另一世界上的人又有什麼意義呢？又有什麼價值呢？可能你會說，作爲一個作家，最主要是留下傳誦萬世的作品。但是作家不是超人，他也是一個平常人，作爲平常人，最重要是好好過日子，在和平中渡完一生。然而「文章憎命達，魅魍魎喜